

中国的风景

地平线上描绘着远山的剪影，
天空中笼罩着淡淡一抹青烟。
穿越过河道、池沼与湖泽的蛛网，
奔流着的是蓝色大江——扬子江。

从远在云霄外的国家的边境，
从长年覆盖着冰川的地方，
顺着田野，沿着山峡，
江水一往直前奔向海洋。

轮船上冒着一缕黑烟，隐约地出现在远方，
就像是大海上面的幻影那样。
悬挂着棕色风帆，
扁圆头的帆船正顺着大江溯流而上。

一阵阵任性刮过的急风，
摇摆着探出水面的树丛，
蓝色大江——扬子江，
以懒散的波浪将帆船推进了梦乡。

年老的艄公从未合闭上疲劳而沉重的眼睑，
始终在船舵边掌握航向。

大地上覆盖着最先发芽的庄稼，
就像翠绿的地毯横铺在母亲的大江旁。

这片丹心献给你

这片丹心献给你，
这份柔情献给你，
这首歌曲献给你。
你好像阳光，
照耀在我们的生活中，
照耀在我们的生命里。
在考验里，
在困苦里，
在斗争里，
四十年如一日
匆匆飞逝，
一切都为了你，
一切都献给你。

一九一七年——
一头黑暗弥漫，一头光明无限，
我们刚满十七，
我们要突破黑夜
不然就根本无路可去。
是谁朝我们伸出双手，
是谁给我们忠告，引导我们道路？
成百上千个“为什么”，
成千上亿个“为什么”，
我们怀着希望与痛楚
对他提出了这些问题。

他来了，这个英明的人，

他理解我们，帮助我们。
他揭穿了冒牌预言家的连篇鬼话，
将他们一个个地赶到天边。
我们就是这么长大、成人，
在那十月的晚上。

从那之后，
遵从你的指引，听从你的教育；
透过漫天乌云——
看绚烂的太阳升起。
你教我信赖生活，
不要怕枪林弹雨，
你教我要经受牺牲的悲恸，
不对任何人说出咒骂的话语。
在你那困难的学校，
我接受了教育。
我的头发蒙上了一层白霜，
是因为剧烈的疼痛，
是因为困惑。
可是我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因为正确引导我的是你。

我怎么能令自己的心
摆脱掉士兵的忧虑？
外寇多少回
袭击过你的腹地。
多少回你濒临
苦难的边际！
多少回我们在战斗里
用身体掩护了你！

共产主义在前面，
但是还有多少艰辛，还有多少仇敌，
还有猜忌，还有卑鄙，
还有意料不到的蠢驴。
惶恐不安的烈风，
闯入了我的歌曲，
今天，我又重唱
忠于红旗的词句。

将这份柔情献给你，
将这首歌曲献给你，
这首歌
唱出了我们对命运的重重思虑。
这首歌
唱出了我们对战争的无限勇气。
这首歌
唱出了我跟你的欢乐。
这首歌
唱出了我对你的信仰的颂扬。
这首歌
唱出了敬爱的人类——
我的朋友与弟兄。

这，是你，也不是你，
这，是我，也不是我，
这，是我们全体——
是共产党员，
是人民群众

米·瓦·伊萨柯夫斯基

第一百零一年

在喧嚣的首都，在僻静的乡村，
我经听到人们谈论纷纷：
“唉，假如列宁能够醒来，
看到我们的胜利该会多么高兴！”

他一定会高兴……在劳动，在思考
甚至跟朋友交谈的时候，
再不要说：列宁逝世已久，
我确实知道，他没有死，没有！

我的父亲经常和我谈，
人，迟早都要离开世间。
不论谁都会轮到，无法避免，
对于列宁，时间却停驻不前。

列宁还活着。他是人民的智慧与心灵，
他跟人民同样，活到永远。
今年四月，正是
列宁诞辰的第一百零一年。

不论谁，或是在什么地点，
在矿山田野，在峻峭的安卡拉河岸，

我们都与他在一起。可他自己却不知道，
这正是最让我痛心的一点。

（1970 年）

道路呵，道路……

（仿旧俄罗斯民歌）

在穆罗木斯克的路旁，排站着三棵
笠松，
亲爱的人儿远离我走了，来年春天
才能再相逢。

——擅自旧民歌

道路呵，道路，你，
带着钢铁一样的辙迹！
维亚兹玛，悠久的城市，
在那里我曾遇到幸福，
但当幸福来到我面前时，
对它，我并不相识。
我踏上远行的路途，
匆匆地跟它分离。

现在，我饮用的
已是贝加尔湖的水了……
但，那一切让我难以忘记：
花园中的长凳
花园里的坐椅，
还有你那印花的手绢……
维亚兹玛啊，遥远的城市，
你永远在我面前站立。

在那里，我留下了那么多的东西，
我的损失已经不能统计，
现在我还期盼什么，
还要把什么追寻？
只是内疚经常把我折磨，
我自己曾说：“将一切忘记！”
但是，维亚兹玛啊，
你该跟我说一句半句！

（1968 年）

“当阳光在晚霞里燃烧……”

当阳光在晚霞里燃烧，
我向那座河上的小桥走去。

那里是我跟她幽会的地方，
她是世间最好的姑娘。

她和我每回都在这里见面，
她每回等我，都在桥边。

为何，今天她没有来？
我的心在颤抖，悲苦难耐。

为何？白桦林说道：
老弟，你迟到啦……

百年的橡树也在昏睡里嘟囔：
这事儿，真让人颓丧。

迟到了！可是，我不相信：
我仍然等她，叫她，将她找寻。

此刻，除了我扑扑的心跳，
再没有一丝回答我的声音。

迟了！再也不能和她见面，
迟了整整四十春秋……

心上的人儿

快点来吧，傍晚，
描黑所有大路，
描黑所有大路，
将一切小径吞没，
从我的心上
带走他留下的痛苦。

既然爱情已然结束，
既然这一条条道路
无法让我去迎接可爱的人儿
要它有何用处？

不过，黄昏啊，请你别
用灰暗将道路都裹住，
请留下一条小径吧，
让我还有一丝希望的苦痛。
今天，他将拉着手风琴，
路过这条小径，
也许他仍叫我一声：心上的人儿！
和我打个招呼。

（1967年12月）

“你可记得，去年夏季……”

你可记得，去年夏季，
你在河对面的草地上蹒跚？
你在对面，我在这边，
一条河流在我俩之间。

你在草地上漫步，
但愿你能偶尔将我思念。
我不知饥渴，
我坐卧不安，
两眼只看着对岸的草地，
其余再好的景物我都不看一眼。

我将一双敏锐的眼大大地睁开，
我懒得回家，全心等待，
我在河的此岸，
你一回也没有来。

我心怀美好的愿望等待你，
而你，又匆忙远去，
跟着你——地理专科学子背后的
是我——一个文化女老师的叹息。

河里的细浪拍击着岸边，
一会儿拍这岸，一会儿拍那岸，
但，我们当中缺少一座小桥，
希望啊，没有一点点……

现在，你流落在什么地方？

你曾经答应，在春天
和草滩上的仙鹤，
和树桩上的夜莺，
一块儿飞回可爱的家园。

鹤群已经飞回
夜莺也已回到家乡。
你的归期又在哪儿，
你还要去什么地方？

不要漂泊在外，不要再次远行，
这件事，常令我担心。
你研究的那个地理学呵，
也许越发叫你迷津。

为了能再看到你，
是醒着时，不是在梦里，
我呼唤你，不再用低语，
我要用足整个喉咙。

我呼喊，却没有回答。
只有回声在彼岸草地上回旋……
你在彼岸，我在此岸，
一条河流在我俩之间

（1967年12月）

敌人烧毁故乡的房子……

敌人杀死了他一家人，
烧毁了他故乡的房子。
士兵啊，如今走向何处，
跟谁述说自己的苦痛？

他心怀万分悲痛
徘徊在十字街口，
在广阔的田野中
找到那杂草丛生的坟丘。

士兵站住，像有个泥块
梗咽住他的喉咙。
他说：“波拉斯考菲娅，
快来迎接自己的丈夫——英雄。

屋里宽敞的桌子已经铺好，
正准备接待客人，——
这是自己回家的节日，
庆祝我和你的重逢……”

没有人回答士兵，
没有人来将他欢迎，
只有夏日的暖风
把坟上的小草吹动。

士兵系紧腰带，轻声叹息，
打开行军背囊，

拿出一瓶苦酒，
放到灰色的墓碑上：

“ 波拉斯考菲娅，我这么走来
你不要将我怪罪：
我原想为你的健康痛饮，
如今只能为你的安息干怀。
男友和女友们都见过了，
但我们两个永远不能再相逢…… ”
士兵拿一只大铜怀
和酒一起饮下自己的伤痛。

他站着，这个人民的仆人——士兵，
在心里沉痛地默念：
“ 为了回到你的身旁，
我征服了三个国家，奔波了四年…… ”

涕泪滂沱，士兵已醉，
这是不能忍住的泪水，
解放布达佩斯的奖章
在他胸前正闪耀着光辉。

（ 1945 年 ）

在 井 边

年轻的边防战士
从边境上回来。
他冲着我走来，
请我拎点水将他招待。

我将清凉的水拎起，
立即送到他手中；
他水喝得不多，
眼睛却一直盯着我看。

他开始说话：
你生活得怎样？
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
和方才同样多。

“别开玩笑吧，”我说，
“家里还有事儿等待着我……
年轻人，再见吧！”
我转身从井旁走过。
年轻人追赶到我面前，
手轻轻地碰了一下帽檐：
“别急着走，假如可以
我想再喝一回。”

他灵巧地从我的手中
接过装满清水的水桶。
我说：“怎么，你还想喝，

那就请你快点儿！”

他将水喝够，
直起身来想走：
“如果，你愿意
祝福我一路平安吧。”

他将手放到心窝上，
弯身向我告别，
我看他这么年轻
魁梧又英俊。

我热情地噓了口气：
“或许，请再喝点儿吧？”
我自己也不晓得，
我为何说出这样的蠢话。

边防战士抿着嘴微笑，
他夸耀我，话说得好……
他在井旁一直喝，
喝了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

（1939 年）

谁 知 道 他

傍晚，在我的房子旁边，
走来了一位青年，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用眼睛看了看我。

谁知道他，
他看什么。

当我出外散步，
他唱歌又跳舞，
我们在门口分手，
他向回走，叹着气。

谁知道他，
为什么要叹息。

我问他：“你为何不快乐，
难道不喜欢你的生活？”

他跟我说道：

“我将自己不幸的心丢了。”

谁知道他，
为何丢掉。

昨日，他寄来
两封难懂的信：
每一行都是黑点，
看起来，还是你自己猜吧。
谁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都不想猜，
我不等，不抱什么希望，